

序

彭應求溫泉詩序

溫泉卽崇聖寺

宋周惇



惇實慶歷初爲洪州分寧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
 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因談及今
 朝江右律詩之工坐間羨吉州彭推官應求篇者其句字之
 精能觀天巧而贈炙人口矣俄而分寧新邑宰上未逾
 月而名已飛騰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大博思永卽
 嚮所誦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
 官第爲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

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
 官之詩益多亦能記不忘十五年而大博為刑部郎中
 直史館益州路轉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簽書合州
 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沂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
 境聞有溫泉寺熾舟游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器
 讀訖錄本納於轉運公復書重謝曰願刻一石於寺之
 堂焉推官即大博思永公父名應求時號南岡詩人贈
 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按元公集宋人擬拾而成此
 嘉泰志所載姑仍之

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宋文天祥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為異同淦北
 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做文選體
 歌行律絕各為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為去取意之
 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
 句外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
 世人為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為高然天下之能言眾
 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
 以觀天下之善凡為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
 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

新淦縣志
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文山集

曾叔仁義約籍序

宋文天祥

財利在天地間爲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爲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於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爲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爲約視他郡持有富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

斯籍名薦書走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卿大夫始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不亦大哉

文山集

大歷己巳贈琴士李天和序

元吳澄

新淦李天和儒宦之裔少倜儻任俠客四方卽襄陽而家焉游藝之暇寄迹於絲桐子嵩壽年十八已善繼昭文之緒蚤慧可尙己大歷二年秋自襄來淦於冬之仲

命其子造吾門貽書評三操之殊考五絃之合意若就
正於野叟夫術業有專攻天和於琴卓業也叟腐儒耳
頗究心禮樂之名數而非習於其藝者惡足與議哉叟
之所知蓋曰匠師之目雖巧而不能不資規矩以成方
圓樂師之耳雖聰而不能不資六律以正五聲琴工之
調絃也間二則按九徽間一則按十徽宮之於徵商之
於羽徵之於半商皆九徽間二而協角之於半宮必進
半徽焉商之於徵角之於羽徵之於半宮羽之於半商
皆十徽間一而協宮之於角必退一徽焉按律定聲則

然也若審之以耳而不資於律譬猶恃目力之巧不用
規矩而能成方圓者叟有所不能也至於琴操之古不
古此又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國家之政化尤未易以虛
言言樂調之聲隨天地之氣運而淑慝天地之氣隨國
家之政化而醇醜三皇五帝三王之盛如春之發生夏
之長養秋之成熟一時民庶熙熙皞皞於洪鈞塊土之
內陶然大和克滿六合其發於聲樂而爲咸英莖章韶
夏濩咸盡善盡美後世蔑以加矣周衰諸侯放恣周末
戰國紛爭禮樂久已淪廢及秦燔滅詩書禮樂遂泯絕

而無餘漢興不能汲汲講求以復於古陵夷極於晉隋
唐初用祖孝孫樂直謂樂聲無預治亂是自安於今而
無意於古也開元成一代之典豈能恥其所因之陋禮
且苟也而況於樂乎宋世講求亦屢至大觀之大晟樂
而定斯時何時也國家之政化若何天地之氣運若何
而可爲此事哉宜其聽者之輒昏睡而厭聞也沿襲逮
今不過掇拾唐宋之緒而已夫樂有八音草木不分五
聲姑未論金石之聲春容匏竹之聲條暢惟絲聲不然
大樂之瑟俗樂之箏彈一聲簡短易歇古者升歌四工

四瑟倡一和三連四爲一然後可配它樂之一聲今之
琴韻取聲於托擘抹挑勾剔打摘而有吟猱綽注河指
等類以衍長其聲一琴之中而與古樂四瑟之唱歎同
意惜其音調雖非教坊俗樂之比而終未脫鄭衛之窠
臼以今三操北操稍近質江操衰世之音也澗操興於
宋氏十有四傳之際穠麗切促俚耳無不喜然欲諱護
謂非亡國之音吾恐唐詩人之得以笑倡女也嗚呼此
關繫乎兩間氣運之大數豈民間私相傳習之所能變
移者哉天和精於其藝達於其本試取三操參互損益

之以庶幾乎古當今君明臣良超越前代但所在郡邑吏貪謬而民愁怨猶不免虧傷天地之和使政化乎治由上而風乎下由近而漸乎遠貪謬易而循良愁怨轉而康樂於此之時所改之操無乖乎太和之休運其近於古也不期然而然矣叟雖期臺尙幸須臾無死冀得一聞此音也天和父子將北遊京師人物都會寧無與學卓識願贊明君良相之制作者儻出予言諗焉其必不以爲野叟之耄言也嵩壽行書此爲贈

吳草廬集

劉巨川詩序

元吳澄

嗚呼詩不易能也世之事斯技也衆矣或如春華之煒煜或如秋樹之替零或如洪河之洶湧或如溺水之底滯或如騏驥之馳驟或如蚤蝨之緣延或如禮法進趨之士折矩周規或如狂病叫呼之人踰垣上屋或如三軍一將之令整肅精明或如一皿百蟲之蠱蠕動雜揉人之能不能萬不齊也而豈可疆哉淦劉濟巨川才氣健格律正琢句鍊辭雖唐宋大詩人殆不是過嗚呼可謂能也已然則其可李可杜可王可蘇否乎曰可何由而可曰四家未論也先論風騷風之變者騷之續者未

論也先論其正風二十五騷二十五可以羣可以怨可以動天地可以齊日月何也蓋有在於辭句之外者李杜王蘇亦莫不然呼鴨巨川其知之矣

草廬集

送崔知州序

元吳澄

朝列大夫知新淦事崔侯文質予初見之於京師一見雖未交談已識其爲才吏未幾予移疾還家而侯適治新淦予所居視新淦爲鄰閭侯之政如神明人爲予言其令如疾風之偃草其威如迅雷之破柱差役均而樂歲民得以安生賑救廛而凶歲民得以免死旣而官滿

受代淦之民士作詩以頌美之者成巨編侯其何以得此於人哉吾門之徒夏志道與侯爲婚媾家錄士民頌美之辭請予序其卷首吁才之難久矣如侯之才世不多得也淦之著姓曰鄧曰鄒予之舊交侯與之極厚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此孟子所以爲政而侯有焉夫侯以才吏而有志於儒術予以腐儒而亦有志於吏事侯屢底績而予老不能有試儻予生爲新淦之民得如鄧如鄒而與交際以予迂闊之見濟侯精敏之能譬猶鹽梅五味之和羹調適衆口而嘗者靡不說而侯赫赫之

譽必倍獲於今日惜哉予之不與侯值也雖然憐才而樂道人善者吾意也以侯之才以侯之政而淦士民之頌美者若是安得不樂道之以嘉其既往而又以勉其方來也哉侯名顯祖齊人其仕之所歷在內服外服俱有聲稱若新淦之政則予所親聞者也

草廬集

贈袁州路府掾張復先序

元吳澄

淦張復先以儒生選擇爲吏將從事大府因吾里李宏道斬予一言之益夫耕問奴織問婢理也借視聽於盲聾則不可爲吏者自當就吏師而問顧乃於迂儒而求

益焉不亦左乎雖然必有以也而予何敢默古之庶人在官者曰府史受祿與下士同待之亦不輕矣當時人有士君子之行其賢其能固已推舉爲長民治民之官至若府史之職亦必鄉里推舉其獨無士君子之行乎自俗不古吏習於貪習於刻爲人所畏不爲人所愛於是世始賤吏而不知貴今日以儒爲吏上之人蓋欲革吏之心也本之以慈行之以公不汨沒於利凡事之曲直無高下其手無變亂其黑白文無害而人不寃詎非古昔盛時府史乎苟其不然雖滿其意於一時殃於

其身以及其子孫可指日而待也吾宏道有才畧有氣義與之契則復先之爲人可知已必不以吾爲迂

草廬集

吳氏種德堂詩序

明梁寅

郡城之醫官吳仲亨家淦水之上以儒而醫名所居之堂曰種德吾縣施君同氣集羣彥之詩以美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嘉其爲名乃序之曰甚哉德之不可以不種也種德云者昉見於書曰臯陶邁種德邁者力行之謂也後之人又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德之種者必力行之乃見其效效遲久至於百

歲固非易也而醫之種德比之穀尤切何也其治人之疾脈必審而方必良猶種之必擇也治於其始毋於其殆猶藝之有時也旣藥之而忌諸致疾之物猶旣生而去其稂莠也疾愈矣猶當調護之猶旣茂而恒灌溉之也疾之愈者衆矣而十人者十全以至千萬人之全猶穀之成而歲入之多也夫醫而若是上醫也民之播種若是擬公侯之富也然所謂德者何也醫主於濟人者也貧吾與之劑毋利其金富者受其金毋誚其薄疾可治而治不可治而止吾唯行其所無事猶穀之種而人

力既盡天地斯應雖遇水旱終有豐年其效自然而已矣吳君之於醫也以專門爲業其職也以惠民爲名則所種之德尤廣所享之報尤大尙願無以近小而計之也

石門集

黃體方詩序

明 練子寧

李太白神仙之流也觀其自謂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卽稱爲謫仙人非其襟度之高而能致此聲於名勝之士乎方高力士用事時士之趨附者何可勝數而太

白視之不啻奴隸其英偉豪傑之氣自足以蓋天下士也故其文章豪放飄逸風騷之後卓然鮮儷夫豈區區於塵埃糠粃者所能冀其萬一哉自唐及宋罕有繼者元初惟清江范德機清修之節超卓之見發而爲文以鳴其一代之盛亦往往有能蹈其軌轍者蓋非特其祖述之工由其本諸中者有以異於人也余自幼嗜太白詩嘗恨未達其襟度則固可勉強而學洪武十八年余自京師歸友人黃體方氏出其詩若干篇示余蓋汲汲於太白之門墻而求陟乎賓阼之階者余於是撫卷而

歎喜吾邑之士有能同余之志也後二年余將有京師之行體方曰詩不可無序也子其爲余識之余以爲體方之詩固規規於太白矣若其襟度之高氣節之壯則尤學太白者所當知也雖然太白遠矣學者有能修其文行而無媿於德機斯亦魯人之善於學柳下惠者

玉

層集

送白稅使入京序

明練子寧

臨江當東南水陸之衝而淦又居上游凡閩廣之貨登於舟車者必道是乃他適故關市之稅常重他縣苟司

稅者不得其人則商賈之經是邑者指目牽引潛伏去期不驚於是而後止則用之入於上者未見其贏而民之役於是者已告病於下矣故必得廉介端慎之士疏通練達之材權其輕重制其盈縮然後商賈之貨溢於市廛而民之役於是者可計日而待更焉然則征權之職雖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洪武十年平陽白氏初來蒞是職於淦敏而廉介而通商賈之出於是者皆頌其賢而緡錢之入民無過病者焉於戲其殆所謂得其人者矣今年秋以秩滿將如京師士大夫惜其去者咸

為作詩歌以贈之余於君有先後之好眾以為宜為此序者也故不能辭

玉屑集

玉笥白雲圖詩序

明 胡儼

余先世家臨江之新淦介乎金川玉笥之間元季兵亂先公始徙居南昌今故里之田園雖蕪而祖宗之邱隴具存其在蕭峽岡巒起伏勢若翔舞狀類飛鷲山林鬱茂左環右抱旁有都督峯蒼翠奇峭若筆閣者此六世祖墓也其在淦之沂江山踞踞如伏虎勢欲騰躍江水澗灣居其前者此曾祖之墓也其在瓦橋地勢盤礴蛇

蟻而來隱隱隆隆若蛇游大澤四面諸峯羅列俛而頽者此七世祖同妣祖之墓也地理家謂皆合葬法宜子孫地理之說自郭景純葬經行於世儒者所不廢余家近世歷有名位者先伯父俱仕為部曹員外郎先公封桐城令從兄一典銓部郎一僉河南憲一為盧龍丞而儼自筮仕列官於朝於今三十餘年矣苟地理之說信則祖宗之德澤委祉錫慶將兆於茲乎余弱冠時先公攜上塚拜某邱則曰某祖也又某邱則曰某祖也今歲月雖久猶歷歷在耳目徒以竊祿無補不得展桑梓之

敬而祖宗邛隴未嘗敢忘年過半百侵尋就衰引領南
望徒有慨然永嘉謝庭循善畫爲余作玉笥白雲圖余
時展翫遙岑列岫寸碧千里寄遐思於丹青對白雲之
縹緲情不能已繫之以詩曰淦江之陽峽水之北懷哉
故里有田有宅兵塵瀕洞故里邛墟爰徙於洪實寧厥
居厥居寧止遂歷年所惟我子孫敢忘先祖若斧若堂
復嶺重岡鬱草茂林幽室允臧蕙蒿悽愴發揚昭融風
雨霜露有怛其中其中伊何永言孝思山川邈矣不能
奮飛瞻依玉笥白雲悠悠童冠追隨某水某邱寫之丹

青蒼茫晦靄余髮種種撫圖增慨余之玉笥白雲圖非
玩也所以寓水木本源之意旣賦詩而序之又聞茲山
乃道書所謂大秀法樂之天寶仙真之洞府也其間多
高人方士棲遊勝境因各詠以詩聊以寄興焉

頤庵集

蕭氏行樂圖詩序

明 金幼孜

吾新淦自宋元以來多大家碩族而白馬蕭氏其一也
蕭之先世以長厚著稱於其鄉至文輝尤敦慤質儉爲
里閭所推重其屋占溪山之勝竹樹團圞泉石灑落雲
霞蒼翠綺錯錯錯且暮卷舒於几席之下者殆不可名

狀佳時暇日文輝葛巾野服逍遙徜徉或登高而望或臨溪而漁或席樹而坐或引泉而漱或彈琴酌酒臨風對月以自適其趣因命繪事者寫其像爲行樂之圖士君子亦旣爲之詠歌矣謂不可無敘述乃懇懇焉丐予言以冠諸篇端予謂自昔聖明之世天下莫安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所養熙熙焉皞皞焉同臻於康寧仁壽之域若唐虞成周之際蓋可見矣我聖天子厲精圖治宵旰孳孳惟以安養斯民爲心深仁厚澤覃被無外而自蒞阼以來雨暘時敘年穀豐殖至和之氣融朗暢

達榮而爲景星慶雲凝而爲甘露醴泉毓而爲嘉禾芝草騶虞麒麟之屬蓋郁郁乎其盛也是以溥海內外咸適厥居無憂思困苦之虞無札瘥夭關之患而其民往往至於蒼顏皓首康寧壽考長子老孫以同享盛大和平之福者蓋由聖天子之撫摩煦育德洽仁溥有以被及於彼莫之致而自至者也文輝幸遭夫聖朝熙洽之日筋力康強齒髮未衰憂患不慮其心勞役不撓其志優游歲時偃仰山林鼓舞詠歌於聖化之中所以臻於壽考以樂其樂者蓋未艾也然則茲圖之作豈特爲家

庭之慶鄉里之美觀固有以見天下之人具享夫太平之樂而聖朝德澤之深與唐虞成周之化同一其盛矣是爲序

文靖集

周職方詩集序

明金幼孜

予家居時獲與周君子霖游子霖博學高才蔚然有聲臨吉間已而識其從子岐鳳君其才學不異子霖至於操筆吐詞頃刻立就意氣豪宕不羈子霖與予皆自以爲不及也後數年子霖不幸棄世岐鳳領薦爲教職一佐縣政兩遷國子累轉而至今官敷歷中外三十餘年

其文章之美聲望之隆士之得名若君者不多見也今年以職方秩滿來京出其近藁一集示予曰昔與子游年方及冠今皆鬚髮皓然衰且老矣子知我者幸爲序之顧念少壯日窮蚤夜之力從事於編簡以爲苟不克施功業於時必藉諸文字以垂萬一不朽託之於後此予三人者之素志也子霖不可作其遺稿所存無幾予叨祿禁林竊幸以是爲職業而碌碌歲年學思荒落間有鄙作一二多煨燼於回祿雖欲收拾志且餒矣觀君平日著述甚富晚年尤嗜學不倦所作益浩博宏放淵

乎無際人鮮及之君子敘爲翰林編修復多學而賢其能爲君收拾而傳也可必矣所謂垂萬一不朽之託於後而償厥素志者獨於君見之斯又何可及哉君之先世以儒鳴家學相承有自故其樹立特異且有子克紹厥緒如此尙奚俟予言爲耶茲因君有命不可辭遂爲之序并致感歎之私云

文靖集

金公幼孜諭德北征詩集序

明胡儼

永樂八年春二月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羣帥以統六師維是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武之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士胡公庶子楊公實
在帷幄秉代言之政儼與戶部尙書夏公時被命畱北
京鑿輿之發拜送於郊見吾幼孜烏帽貂裘腰弓服矢
馳馬於屬車萬騎之申莫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皇
師蕩平而歸幼孜乃出示北征詩集屬余爲序余誦之
凡若干首道路之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
覽雲霞草木霜露晦明之景與凡師徒之次軍容之盛
旣得以吐其奇氣見之咏歌矣至於沐道德之光贊謀
謨之密親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敵愾之義詞雄句傑

富麗鏗鏘有以遠揚天聲如金鐘大鏞震乎寥廓之外而光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寫一時榮遇而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窮焉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斯文敬序以弁其端

頤庵集

贈郭鼎貞南歸詩序

明 金幼孜

士之窮居獨處非資友朋之益非有見聞之廣以擴其心胸以舒其志氣則終於卑陋而已是以古之人以友一鄉一國為未足又尚友夫天下之善故其所至者遠

所就者大而人莫能及也予自弱冠以來與郭君鼎貞雅相友善與予同游鄉校切磋琢磨有希古之志常恨不得去其窮困卑陋以友天下之士其後予忝以春秋登進士第轉官詞林始得與天下之士相接私竊喜幸以為因是可以去其固陋以進於學而落落至今無一藝可稱甚可歎也今年春二月鼎貞被薦來京師予躍然以喜方欲資其啟沃以警予不逮曾未幾時遽承恩南歸朋游相與固留之不可乃各為詩以道其情不鄙謂予序焉予謂鼎貞之來豈為利祿而動耶其志固有

在也方其扁舟東下道彭蠡過匡廬覽九華登采石上金陵慶風雲之會瞻日月之光與天下之賢士大夫揖讓交游所以脫其沉鬱廣其耳目發舒其胸中之奇氣者亦至矣今茲之歸譬若乘雲馭風而翔夫大虛之表其快可勝言哉抑予復有說焉古之君子所以取友於天下非徒事游覽登臨之樂蓋將以克其志而成其學也鼎貞其去此而毋忘舊好遜志時敏日就月將因是而益克其志益廣其學以造夫高明正大之域他日抱負所蘊出而鳴國家之盛以圖顯揚庶幾先世之遺烈可以垂無窮而復振公今日也予於鼎貞有責善之道故不以頌而以規云

又靖集

題周氏世直集

明金幼孜

古文三通其一周君伯寬哀辭宋進士湜溪郭先生撰其二元卿貢進士周君墓表前翰林學士解公大紳撰其三寶賢堂箴今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岐鳳前爲漢府紀善時譔伯寬爲岐鳳之高伯祖以立其祖也周氏世以時書顯以直道稱當宋季權臣擅命伯寬仕直寶謨閣忠憤激發屢上封事不報乃移書左史徐麒仲冀

欲相與匡救其失卒不見信棄官家居而宋亦亡哀辭所謂危言切直直道三黜者元至正初詔修遼金宋三史以立時以鄉貢士會試京師不利久之被知者薦入史館上書力陳當以宋爲正統不合時論遂拂衣歸卒之仕不偶時僅低徊學校一小官墓表所謂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與日月爭光可也國朝永樂間太宗皇帝選文學士爲漢王輔導臣岐鳳以國子學正擢紀善王所爲多不法數諫不從王所居殿扁曰寶賢堂蓋欲招致匪人爲奪嫡計乃著箴諷諫王怒假他事請於朝

左遷爲長洲教諭夫士君子明聖賢之學立身致用固當直道事人不宜曲學阿世也而或有不能然者詎非其理有未窮心有不正而承傳於家者之無本耶予觀周氏若伯寬若以立若岐鳳祖孫五世同守一道其賢於人遠矣伯寬以立雖未得大用於世而數百載之下忠讜公誼皎然襟自垂諸宇宙其視當時依阿取容獲致美官者不啻霄壤之不侔岐鳳雖取怒所事然不二十年王果覆敗削爲庶人君方敷歷中外綽著時譽年逾六秩登用未涯然則直道之行果何負於人哉信乎

其得窮理正心之學而承傳於家者之有本也嗚呼偉矣君子敘爲翰林修撰間託善書者以三文繕錄裝潢成卷出示於予求識一言予感其事有關世教爲題之如此且以告周氏後人之繼承家學者

文靖集

具慶堂序

明解縉

予鄉於新淦舊邑爲同郡由淦而上幾百里由吉而下幾百里蕭峽之東山川清華漢武梅福郭季倫彭真逸袁景立杜曇蕭子雲之遺跡在焉又有太白覆箱芙蓉赤松金柱雲臺瑞蓮紫虛之峯大秀郁木之洞白蓮金井流杯碧玉之泉金英碧茸水晶月華芝草之祥黃氏居其間踞其地之靈勝茲非其慶歟憲文憲武與予厚善嘗自蕭峽而東舍舟而上白沙翠竹溪橋嘉樹之陰有堂巋然高明爽塏山川之勝奄而有之顧瞻巖署天官主事周君文瞻之篆曰具慶如玉樹交柯珊瑚碎網宏大壯毅與堂稱焉夫饒饋而牢醴具甘旨孝順而敬恭具和悅且兄弟具其怡子孫具其儀賓客具其宴喜矣而其尊君蒼顏白髮讀書談道內而母慈閨範具其婉婉娣姒妯娌雍雍如也此其曰具慶宜也視他人有

賢父母或子孫有不如意者外和而內乖外親而內疎
烏可同日而道哉且憲武讀書郡庠明倫講學推以事
親其又必有度越尋常者愛日之誠油然而生而一切
外欲澹如也是蓋以父母之存爲慶之具而於世所謂
福慶若富貴權勢之類而日求其具焉者非憲武兄弟
之所爲其慶也何也父母具存外內怡悅此天理之具
足者也求其求福豈理也哉舜被袵衣鼓琴正南面而
不與惟以事其親爲悅斯純天理則篤其慶也憲武兄
弟亦惟懼顏朝夕敬恭和悅以順乎親慶無不具者矣

其他福慶之具不具無容心焉而亦未嘗不具也已彼
夫攀柏而傷讀書而戚歆廬而歎者聞斯堂也寧不戚
然而有感乎

解文毅集

胡頤庵集序

明楊士奇

文非深於道不行道非深於經不明古之聖人以道爲
體故出言爲經而經者載道以植教也周衰聖人之教
不行文學之士各離經立說以爲高漢興文辭如司馬
子長相如班孟堅之徒雖其雄才宏議馳騁變化往往
不當於經當是時獨董仲舒治經術其言庶幾發明聖

人之道至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曾子固力於文詞能反求諸經超然有得於千載之上故見諸其文精粹純深皆有以羽翼夫經而文莫盛於斯矣元之時以其經學發爲文詞源本深厚論議高明者蓋有虞伯生焉於戲由漢以來文之傳於經者多矣而求其不鑿於經旨不畔於聖人之道卓然能樹立以名家者不數人而已文不尤難矣哉祭酒胡若思先生自其童冠從鄉先生得吾郡王與耕經學之傳又從而得虞公之傳益自肆力浚而深之擴而大之蓋於諸書無所不讀而必本於

經於學無所不通而必主於聖人之道嘗施政教於百里之邦矣已而入禁林典詞命侍講讀遂兼諭德輔導儲君又拜大司成爲國子及四方來學之師先生智識有餘材猷宏遠而凡存諸心見諸言行者皆在於仁義至爲文章嚴於矩矱而雍容溫裕詞潔義正於經旨必融會衆說而推明之弗極弗已序記銘傳之類雖時應人之求未嘗苟有稱說非其篤於經之道而不媿乎古君子之文者乎若夫見諸詞賦體物緣情端厚而微婉有古人之意者蓋自袁伯長虞伯生而後復見於先生

焉周禮以六詩教國子而興道諷誦言語皆成均之教也先生又奚讓哉先生有文集若干卷翰林諸公序之評矣不鄙謂余相知又屬序焉故特本其所學之正言之亦使學於先生者皆將如先生之正其學也

東里集

金川玉屑集畧

明王佐

吾求練伯尙父子詩文於士大夫家鮮有藏之者歲久僅於民間得其十之一二意殊未足也晚得隱者珠溪魯鈍氏所藏子寧遺稿附入吾所採者乃畧有次第可觀然亦止此而已策一記序各入誌銘六跋八長歌七

律詩七言四十五言六絕句七言十八五言六嗚呼斯人死矣幸而不死者節槩文章也而存其所幸者焉幸乎不幸乎吾又未之知也瓊海王佐書

舊志

金川玉屑序

明陸時雍

維昔同守臨江郡瓊海王君佐搜輯練公子寧遺文爲集名曰玉屑厥旨微矣夫士以文顯於朝敷言應制代不乏人身沒未久而可考者無幾而人獨惓惓存此與西江日月爭光豈無所自耶語曰寧爲玉碎無爲瓦全要之古今瓦全者多故致此玉碎碎而至於屑乃爲世

所珍惜也嗚呼抑豈士君子所願哉然自有此人可以
扶天常於不墜陰有以媿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仁廟嘗
諭侍臣曰方孝孺輩是忠臣遂宥諸黨戍還其田土英
廟又悉放建庶人自便諸臣遺文行實遂稍稍由人間
而山林耆儒館閣薦紳則又爲之撫紀漸播四方雖則
鬼神呵護忠節要亦我列聖濺恩之所畱也近言官有
疏請加褒恤雖格於時議而又聽所在官司封樹香火
今年春雍視學至新淦得練公集觀之字漫漶弗可識
因稍爲訂定又吾友周君崑爲今日曾推公意遺其鄉

八代祀公五世祖孫其善推人之惇本孝思深可嘉尙
宜紀也遂不揣孤陋執筆刪潤公傳文并序校如左

舊志

金川玉屑序

明王佐

玉已碎矣余拾其屑也拾之將焉用焉以其貴不忍棄
也或謂余所拾玉屑未免不別瑜瑕也余曰要之是玉
質焉斯貴之已瑜瑕不相揜此其所以爲玉也禮記言
君子貴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剡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賁者道也嗚呼其忍棄之哉金川有義士類此者余採輯其遺文類編成帙名之曰金川玉屑集敘其畧正

舊志

重刻練中丞金川玉屑集序

高

業編入本朝

自古爲人臣者願爲良臣不願存忠名忠也者從其心之至危至苦萬世可共見千古不容磨而正言之者也然則忠之得名其必剖心碎首而始見乎必剖心碎首而始見何以處夫乃心王室戮力邦家有忠之實而不

必存忠之名者也是故忠也者斯亦爲人臣之至不幸焉者也忠雖不必盡以死見而時處改革之會勢際危難之間惟以大節凜凜不可奪者爲特著如中丞練公義氣激烈卒至赤族傳至八世其苗裔始出奉旨表揚歸故土而崇廟貌焉慘矣哉禍不止於一人更不止於一世矣槩不敏承乏淦令當兵燹之餘不惟城社凋殘僅存邱墟卽中丞之舊蹟幾成湮沒守憲施公過淦討論故實命余曰練公先代名臣忠節矯矯其文詞亦卓爾絕俗板旣漶漫復雜以後人瑣詞鄙論毋乃掩劍氣

而燦珠光乎今欲更新一編使節義文章竝垂不朽子
曷留意余應曰唯唯治無善狀邑宰之羞得親先賢故
里而俾後世無傳焉是誰之責與遂捐薄俸少助剞劂
而施公於政事之暇細加刪訂繁蕪旣去光采彌新中
丞公嘗謂金文靖曰汝爲良臣我當爲忠臣其骨鯁之
槩已見於平時矣豈特文藝之足紀哉是爲序

舊志

朱秉器全集序

明張九一

余治兵朔方秉器以金陵秦晉蜀詩來業爲序之矣己
秉器尹京兆訪余於蔡以貴竹詩來己罷鎮會余於新

息以燕晉詩來己歸玉筍山房以詩文尺牘并雜說來
曰吾之目營心匠以程千古而鏤萬形者在是矣吾所
行役則紀地吾所居守則紀官吾所締交則紀人吾所
祖餞則紀情吾所談說則紀事凡吾之目營心匠以程
千古爲鏤萬形者具是矣子再爲我序之余旣卒業樓
然日向者於秉器窺一斑嘗一嚮耳今乃觀其大也廬
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江發岷山共會於潯陽分
而爲九惟合然成其大惟分然見其大而廬之爲嶽江
之爲九皆標勝於豫章部蓋至是然後覺磊塊

泚爲嶽矣秉器之文似之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信
與豫章稱文章家無過晉淵明宋永叔者晉人趨綺麗
而淵明質宋人崇怪僻而永叔法疎宕者或易之卒之
綺麗怪僻詘而淵明永叔擅名於天下若秉器者固鍾
間氣於江山振采於淵明宏體於永叔而並不朽也或
曰文章與時高下故取文之元朔元封詩之開元大歷
罔不知爲盛世之音而延平永嘉之俳開成大中之佻
音與世並趨於式微是則然矣獨不曰淵明當六朝之
靡永叔起五季之弱乎盛衰者天也挽衰而之盛者文

章與有力焉秉器際右文之時屬國家全盛其所遇過
淵明永叔遠甚又接踵北地信陽並驅歷下瑯琊颯颯
嶽嶽爲盛世音抵掌孫叔敖而鼎立豫章何疑也余爲
之評曰五言古之源於選也而李唐錯歌行之源於青
蓮也而高岑錯近體之源於王孟也而錢劉錯文之敘
事源於遷固也而談理醇於韓論說之似向也尺牘之
似左也啟之似蘇長公也世之稱豫章家前淵明繼永
叔今秉器矣

秉器集

朱墨泉詩集序

明陳文編

往朱秉器在南曹結青溪社社中諸君子咸知余秉器以詩投余淮浦交驩日深間讀尊公墨泉先生詩未嘗不篇篇稱善也後秉器守渝川刻其詩於郡齋乃盛仲交氏所選仲交先生門下士知之頗詳云余取而讀之見先生詩春容雋永灑然絕塵如泛舟彭蠡探秋月寒潭下莫可得也又如登匡廬挹甘露御惠風泠泠欲仙評者謂其在淵明明遠間似矣仲交言先生博極羣書才名滿大江之西舉春秋第一人竟以祿仕爲博士及尹麻陽在楚邊嶠中值疆場戎馬之務悲憤以沒未

究厥用先生訓士而化長民而懷至祠祀焉是豪俊之業也况其詩足傳也乎昔人言年壽有時而盡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假令先生生漢魏間趨鄴中會當與公讌諸家塗藁醉墨卽應相梁臺詔安知不以詩坐爲上客乎余獨惜世之取士不盡於詩而先生自鳴人皆珍之秉器痛先生詩不盡傳於世而存者百一可觀其大先生有無窮之間哉先生諱瓚字堯獻別號墨泉臨江新淦人觀者知朱氏父子以文學世其家云

泉集

北川黃先生八十序

明朱孟震

天地間正氣發於人也其奮激而峻烈者往往若飄風
迅霆不能以日乃其沉鬱抑塞當發也而未盡洩則必
停蓄融液薰爲和氣而又悠長紆遠愈久而著是以介
景福而躋永齡故貞人名德其發也人羨焉其發而未
盡洩也人惜焉其未盡洩而爲景福爲永齡則又人之
所深羨而未易覩者吾江以西川岳之秀甲天下其以
正氣發於時而忤權貴者明興以來二百載凡得三人
曰中丞練公修撰羅公暨我北川黃公練公革除之際

廷擊曹國而竟以完節照映汗青羅公疏論南陽朝野
動色而金牛倡道屹爲海內儒宗二公者剛大之氣發
於一時沛然盡洩至於今凜凜我黃公當今上御極首
抗言指斥承輔乃坐是屢謫竟不復遷西江二百載發
於公者若洩若壅若闢而散者若斂而窒沉鬱抑塞於
今四十年然而停蓄融液薰爲和氣於公之身而且悠
長紆遠愈久而著今有子若孫三十餘人而繼芳繩武
者方燦然星列公童顏鶴齒撫視庭下蔚若老鳳將雛
郁然爲一世瑞是歲八月十一日公壽屆八袞蓋自昔

以直諫見斥者未有若公之抑而優游家食以介景福
躋永齡又未有若公之伸者嘻盛矣哉夫天之生賢也
不虛而其用之也不偶其發則樹勲績而振綱常其未
洩則養休光以作來哲愚少讀中丞傳未嘗不追想風
烈願爲執鞭及覩羅公一疏又恨生之晚不得見儀型
於金牛之會乃今於黃公生同鄉又及其時矣而公不
以晚進鄙彝其兄弟使日領緒言於門下天之於公也
復畀之遐齡使日引誘後學於不窮是公之發也則國
家之休而未洩也則孟震之大幸也已雖然浩然而常
存者氣也公之壽無有極者也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
者氣也公之壽非私一人者也今而後公且優遊鄉里
誘引後學豈獨爲孟震一二人之私矣乎將盡洩其所
發爲國元老如文呂之於宋郭裴之於唐矣乎將遺諸
其子孫而親見其發之宏也以償其所未盡洩矣乎是
三者孟震皆有望矣

舊志

賀邑侯意白楊公內召序

明 朱孟震

不佞震筮仕以來所邁邑賢侯多矣乃以同升蒞淦者
得二公焉若歛健所黃公桐鄉臨川李公俱以內召爲

臺省名臣邑士民至今誦之不置繼二公而後非有同
升之誼而相知獨深奉教獨久者則我姚江意白楊公
公以名進士令吾淦五年澤同膏雨化若景風諸善政
縷縷固已記之去思之碑矣若公玉質和粹秉心謙抑
退然不勝其衣而遇事所當爲卽萬壯夫退卻而不敢
前者毅然以身任之而不憚襟懷恬澹居身純白一切
氛埴若將浼焉而事纖忽有利於民宜於久遠者孜孜
焉營之而無所於避諸賢侯尹吾邑屬時和年豐卽有
小肯不必焦勞其心慮乃公以戊子蒞邑歲己丑澇庚

寅旱且病疫辛卯旱壬辰又旱復繼以澇公賑恤祈禱
撫摩安集邑無寧歲歲無寧月智營神折若痼瘵之切
其身而芒刺之在心也其難百倍於前而事所圖維更
僕而不可悉公今去難而卽易去疎遠而卽樞要凝神
定慮遇經國大機人所不能任不敢任者公毅然爲天
子任之冰蘖之操愈久而堅事有利於國家利於生民
者疏而陳之殿陛爲薄海造無疆之福在茲行矣不佞
震卽退伏草野不得日聆警欬望丰神然得與海內士
民均被德化其大小遠近相視豈不爲幸哉昔西漢伯

起以茂才起家入爲大尉風節表表在廷大臣無能出其右者公其同姓也孟震竊於公又有厚望矣公諱宏科號意白浙之餘姚人

舊志

遊宦餘談敘

明朱孟震

震不敏筮仕戊辰於茲二十有五年矣生平宦轍所治殆遍九州所未遊目者僅閩粵滇雲遼海而已少日趨庭習聞詩禮定省之暇間事篇章旣爲南比部尙書郎金陵佳麗自昔所稱一時海內騷墨之士相與倡和雖不怠廢職業而良時勝地文酒爲懽命我良多已守巴

郡備秦關分守西河總憲全蜀旬宣貴竹尹順天司銀臺出撫三晉郡國之簡繁關梁之扼塞山川之雄勝文物之巨麗風氣之淳泊名公碩儒惠而好我卽朦昧不足與言而耳目聞見漸次開朗因循授簡亦復書紳蓋自壬辰以前列爲五卷壬辰以後統前所未悉者彙爲一卷命曰遊宦餘談山林幽邃與世相違自是以還斗酒盤餐第從田父野老相周旋不復及朝市事矣知我罪我意在斯乎

舊志

贈別淦侯黃石陳公序

有引

明楊廷麟

貴池陳公治淦者五年士習人和遷邵武郡丞公將去相率留之不得余與公昆季爲同年友遂偕二三子餞之鹿江而贈以言

淦水之東涉牽水而北距余邑六十里而近趾相錯也俗好疆井相若也庸賦之所入歲相若也星祥之告月相若也士之敦學知相若也自余所覩五年之間得兩賢邑大夫焉一爲無錫秦公一則今貴池陳公兩公生同里仕同時其治端簡潔正一以古人之道行之急民之疾不欲以民力爲己名曰卽欲以此名也進我則不

能壬午秦公以秩滿覲京師淦人爲是也邇諸御史臺不聽公去人乃大悅余邑父老問公留則有慰言曰我生乃不逮淦人又明年甲甲天子始卽位陪京秦公入爲試御史是歲十月公亦移守邵武丞淦人士聞之曰孰使我勞之不以其勞爲身之者乎孰使我食之不以其食爲啟之者乎孰使其以人之治治我人終我畝者乎孰使其以我人之治治後人不惟後之人是公者乎則夙成者乎抑王室之恤也大夫何恤吾儕小人則既有辭矣余聞之益喜君子亦各有道也汲長孺薄爲郡

天子至以臥治疆起之劉忠宣在館職請秩得員外郎
秩滿遷卿丞猶乞外郡饗使兩賢同堂言之豈有相非
者乎今天下之患亦棘矣建武之治豈云遠哉君子以
道道之而可上之不我知何害始公下車爲余言治道
大周周生大疑治道大剛剛生大畏治道大專專生大
闇之三者吾嘗患之不敢以過公守斯言也將去如至
之日前年十月有楚寇吉州之門啟一日馳淦水不中
晷而涉邑人色然以駭瞻之墨墨也公乃蹙言於庭曰
不可以我故危汝帑曷去之又曰不可以汝故免我我

見子止此矣邑人曰終不可以公故去公明日士與士
詛於社衢終三月環甲而治之雀去不轉民茂有遠心
寇以是不敢至既卒事或謂公曰賞將及子曷先之公
不可亦無有聞其事於朝者也日猶以賦報不及格從
恒調進一秩惜哉公之治淦法有役力不以時者衆患
之久公曰不可以上爲厲里有以其勢負材武禦人者
將爲亂公以事卒治之寇乃靖凡公所治治於後者可
則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公有之始時人謂公曰
治清易治淦難公曰曷難諸將去人曰治淦難治邵武

易公曰易易諸夫天子之視邵武猶陪側也公以古人之道行之何疑乎往年余見建德太宰鄭公於青州道之故太宰語必及子曰君子人與人謂公將進子已而聞之人太宰既屏居不及政猶以不獲升公於朝爲憾夫君子之自愛愛人亦各有其道也公諱以運號黃石江南貴池人

舊志

重刻練中丞金川集序

國朝 施閏章

中丞練公集凡三鏤版茲復爲版行之以逞者木朽工窳文字脫誤也集本二卷後人取檄移故牒附會煩蕪

屬友人爲之槩括存雅馴也刻之者知淦事高君以公故淦人官斯土者之事也集既成序曰於乎中丞之事世莫不知其鄉之樵夫牧豎具能道之余庸何言當時坐公難死者五十一人謫戍三百七十餘人其受禍也烈滋累也多然未及百年郡丞王佐觸冒忌諱收輯遺文以俟表章其後或立祠血食或遠求苗裔淦峽交爭以公爲邑重公之後裔一至自德興一至自長樂若造物者爲之位置有司爲復其家俾奉俎豆是何疾風震雷摧折之餘人心嚮慕感動勃然若江河之不可遏與

夫義有分定事有難言齊黃諸公任用李景隆喪師債事公既廷爭請誅景隆及紀善周公是修等指摘政府他人猶疾其詆厲公引咎曰國事至此尙怒言者乎度公之心非徒視死如歸卽九死尙有餘痛余讀史至此輒廢卷失聲不待其裂背天門舌血書地而後見氣吞日月揮斥雷霆也公嘗謁余忠宣祠慷慨以國士自命蓋其志趨已早辨矣世以謂死事諸臣自洪宣迄隆萬雖蒙赦宥未加顯諡爲義士所憾至今入其祠過其里指其墟墓皆歎息流涕稱爲練忠貞亦烏在易名之及與不及也悲夫悲夫公爲文炳朗朴茂並散逸十不存二三自言嗜太白詩觀其玉筍東山諸作往往似之向使無革除之難簪筆論思黼黻太平盡發其所蘊積繫編纂豈不卓然成一家哉公既不以文重而其文不可磨滅故釐正成書附以遺事使後之誦且讀者得以尙論其人焉此余之志也夫此余之志也夫

舊志

重刻頤庵集序

國朝 施閏章

有才人之文人圍乎文者也有名臣之文人寓乎文者也故君子立身致主嘗有不可以言傳者而當其在朝

天下之人聞其名不得見往往傳其語言文字想望其
風采矧後世苗裔有不網羅放逸世守勿失者乎金川
胡氏自儀部公騰霄及督學公執之銓選公宜輔世爲
名臣有撰述至內閣若思公而大著有頤庵集行世板
藏於家歲久灰燼諸生麟兆承祖志掇拾緒餘後先增
輯終以未獲頤庵全書爲憾余間從陳石莊借得刻本
以示麟兆拜而受之悉付剞劂且乞序甚慤懇余考頤
庵公生平學術爲中丞練公所推引及召至文皇踐祚
遂入翰林洊歷內閣廷臣忌其戇直遷祭酒二十餘年

不預閣務然掌院監國功在纂修洪永兩朝大典性理
大全等書皆總其成天下賢士多出其門公於是時不
可謂不得君而浩然引疾致仕豈忘世之人哉君子進
退以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計公同時入閣之七人或
久繫或死詔獄雖以楊文貞之秉鈞最久晚節憂危幾
至不免公蟬脫富貴去就泰然出而功在館閣知人得
士退而與士大夫咏歌講學位列賓師之間肥遯江湖
之上易稱君子不終日公庶幾近之余讀其傳未嘗不
三歎息想見其爲人也其詩似初唐賦本離騷文根極

理要不加雕刻小品雜著皆有可觀披文以考質摘詞
以見志豈特馳騁筆墨而已哉於乎東里文貞公序之
詳矣余特因重刻而述其概若此

舊志

重刻金川世業序

國朝 高培

合離之故豈由人哉蓋亦有天焉黃流發崑崙之墟離
而伯離而任究之以海爲歸也微乎物理靡不盡然矧
若人乎矧若祖宗之暨子孫者乎至夫德業文章天地
之光華久而彌彰晦而益顯故前聖之哉雖經秦火然
汲冢恭璧終不可泯沒珠含玉蘊理有固然是豈山澤

之能哉臨陽昔隸豫章壤相接也歲辛卯余膺命除戎
豫郡寒暑九更歷稽誌載名賢至若思胡先生祖籍臨
陽繼徙豫章二郡咸有俎豆焉因考文獻而知公世爲
淦裔云逮余守臨陽甫蒞官釋菜廟庭見郡學傾圮弗
愜於心遂捐俸修葺殿廡重新鄉賢名宦次第具舉更
沐參藩施公鐫記不朽敘次先代名賢表章振起循舊
葺主以存崇祀廣搜理學忠節遺編間採高人逸韻復
爲梓行以備茲土文獻而淦庠胡生麟兆因騰霄頤庵
諸祖舊集屢燬兵燹復以先世所葺金川世業重訂劄

廟同子之球來謁余請序余慨然歎曰若思先生文行振世炳燿史冊不可殫述而先世騰霄宜輔執之諸先生一時理學文章琳瑯圭璧翊贊於廟廊相與廢歌休美迄今卽其詩章猶可想見其風烈焉麟兆克繼令緒闡揚先德誠可嘉尙而參藩施公景慕前賢嘉與來學復構取頤庵全集踵刻以行所謂久而彌彰晦而益顯諸先生之德業文章洵天地之光華其不可掩如此而當日徘徊淦里某水某邱之咏不啻如楚庚桑歿可祭於社者先生之至性於今猶見焉余感夫離合之故實

有造物者存是豈博望之所能窮而桑鄒之所能紀哉因慨然而爲之序

舊志

金川玉屑集序

國朝 董謙吉

世之誦法先生者節義文章也文皇卽位先生不屈族誅姍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三百七十餘人朝班執李景隆請速加誅大呼曰敗陛下者此賊也且先生之文章傳於誌銘書記詩歌至其廷對策疏歷陳古教養任用之道剴切不顧忌諱夫先生往矣迄今若有餘痛焉求其苗裔而復之馨其俎豆而傳之憫

然若不遺力者蓋節義同得之天植而文章若出金石先生有金川玉屑集王瓊海陸吳興刻之於前守憲施宛陵淦令高保陽重鐫於後表章揚扈亘古彌新余以丁未冬承乏淦邑甫下車而先生之裔顯先最困徵輸詢其由則祭田皆義捐詢其租則牛種兩匱乏而榛莽彌望也余中夜懼然念先生之苗裔昔得之衰草寒煙者已不啻晨星海鳧顧今輯寧之後忍聽其鴻鴈乎乃力爲酌其歲入幾何正供幾何餘羨聽給晨昏凡三載而顯先啟生霍然色起向余稱道勿絕余曰此守土責也夫父母之於子豈有視其疾痛而不一爲之區畫者乎竊余未能肆力於先生獨此可以上告先生之靈至其節義文章淵源世次詳載本集邑乘可無容余贅云是爲序

頤庵集序

國朝 黎 騫

余讀鄉先正賓客胡頤庵公集有感於當日進用閣臣七人多起江右吉有西楊胡解而吾臨則金文靖與公在焉方其時王氣萃於東南故聖天子起淮泗建大業諸大臣產臨吉接壤間皆能翊贊鴻猷以懋臻盛治益

歎川嶽之鍾英爲足述也初公由練公安薦入詞林遂直內閣典機務掌院監國纂修兩朝實錄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已而晉陟賓師與金公同爲一代名臣夫練與公皆淦人與公同里則淦尤爲一時之盛矣公著作重海內而進止適時宜每承顧問必從容密度而後對處事精悉上傾心焉後幸太學賜坐講經賚予優厚於時國學最重非其人弗能任公故以閣臣兼領是職誠慎也之記稱長陵一日顧公等曰汝七人朝夕共事鮮離左右惟謹終如初庶幾保全君臣之美自今思之春雨

而外尙有旋罹天狴者公抒誠竭慮篤於忠謹猶然師表四方輔導儲君見信嚴主豈非識深於燮理之外才蓄於委任之中惟恭慎足以保終歟迨仁宗旣立方慶泰交集棘諸臣復升鼎鉉而公則以疾請予在史館見仁宗賜公手敕璽書褒美甚至畧謂卿以股肱事我太宗皇帝輔朕春宮復職史事勤勞實多繫朕嗣位篤念舊人卿以疾不見者數月昨命侍皇太子講讀乃聞衰疾日臻用是惻然特進卿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賜寶楮爲道里費命有司給舟車還蠲復子孫云云余

今觀之君臣之際情意婉篤誦之感動厥後王振恣權常以高齡倦瘁諷三楊公已蚤見及此矣弇州記謂宣德初內閣大臣俱在位正統間公與少保黃公淮尙居林下以爲盛事公出處之正故可爲士君子法也至其詩文若干炳朗昭徹先後諸公序之詳矣母容予贊公歸老二十餘年講明性理之學親藩禮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年踰八十卒詔遣官諭祭葬王世貞公作諡法攷直欲追公以上諡爲快楊文定公所取士也文定自矜筆墨簡嚴而爲公墓誌頗悉首稱公世爲淦人

以淦舊隸豫章故因兵燹僑寓龍興今觀公所作玉筥白雲圖詩序及灌城阡碑譜圖淦學諸記原本至性纏綿悲切眺江山而念松梓若無一刻不往來於金川玉筥之間與韓忠獻之勤求博野贊皇先世之封兆勞心悴神悲思見於筆墨同一仁人孝子之極思也夫事有在耳目之前名譽顯白而且晦蝕者予見分省人物攷有以清江敖公英改入於靖江者大政記於宣德七年陞薦舉等官各序舊歷官職而於先諭德獨書曰交阯南靈州黎某漏一官職遂若爲交阯之黎矣如此類實

繁深可詫異况乎公之於南浦金川舊隸接壤者乎嗚呼淦當一時之盛若練以死難著節金以扈從立勲不免爲淦峽之兩祀至公以理學相才爲一代師表竟亦相沿爲豫產者予忝與公同鄉職史事知公世系甚詳向非同館施邵諸公歷官茲土徵求舊集誌乘而表彰之後起者將奚考焉旨哉韓忠獻之誠其後日向若家諫之弗謹祖先文字無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然則有能體先世勤勤原本之思而且存錄先世遺書以傳諸奕葉如吾友祚修者尤足爲天下之仁人孝子者法也祚修與其令嗣之瑾兄弟皆有文名敬修先緒以永令譽益慶忠簡暨頤庵諸先生明德之遠而未有已也

舊志

知稼軒詩序

國朝 楊錫紱

詩言志歌永言言爲心聲故詩者肖乎其人而已其人而恬淡樂易詩必和以平其人而曠達高寄詩必超以遠其人而慷慨磊落詩必激以壯其人而坎坷困頓詩必悲以鬱其人而耿介修潔詩必清以俊其人而瓌奇詭辨詩必險以幽詩人無論已高祖項羽豈操觚者然

大風一歌豁達大度猶可想見拔山一咏叱咤暗啞至
今如聞由此言之李杜並稱李必不能爲杜亦不必爲
杜杜必不能爲李亦不必爲李下至韓白蘇黃莫不皆
然蓋可知已每見論者輒高漢魏而薄六朝進初唐而
貶中晚優漢唐而然區以時代以爲今必不古若將明
以後遂無詩乎此又逆知其不然者也余友王芝圃先
生詩人也自少性耽吟咏卽已出語驚人爲之益久詩
益工余甲辰始得交先生時先生已捷南宮入詞垣余
以丁未成進士隸銓曹旅館聚首無間晨夕每得句卽

彼此倡和然先生天才敏贍動輒琳瑯滿幅余詩先生
無不和余和先生者十之二三而已先生爲詩不拘一
格抒寫胸臆求工而止大約清新俊雅是其獨造今遍
讀之所謂和平超遠激壯悲鬱幽險之音亦時時而有
然清俊其本也數者皆其清俊之兼及而旁溢也蓋先
生人品介潔不染一塵性喜靜無事則焚香獨坐閉目
凝神有所觸則見之於詩故詩與人肖余以是益信人
之爲詩但至於讀其詩如見其人則詩已工正不必問
其孰爲宋元孰爲中晚六朝漢魏也先生都下詩余多

見之今乃讀其全集蓋先生歿已十年矣撫卷悽然不能起先生而上下今古唯詩如其人一語敬質先生九原有知或以余言爲不謬耶

舊志

劉幹齋吏部淳黃政序

國朝 蔡 新

余甲子典試江右得劉子幹齋文光明洞達有端人正士之概心竊異之每謁見時輒以遠大相期而劉子亦信受甚篤自幸得所依歸厥後成進士出宰浙之淳安黃巖皆有實蹟可紀畧見方樸山先生贈序中遂陟部曹洊擢侍御一時聲望翕然當代巨公咸禮賓之桂林

相國陳文恭公尤加器重出任粵東觀察惠潮方欲大展驥足而所如不偶不能諧上官意鐫秩仍入部曹迄茲轉徙郎署近十年矣今秋祝嘏趨

朝偶攜劉子舊所示政草一編閱之見其興利除弊懲訟息爭無一不以教養斯民爲已任視彼簿書期會刀筆筐篋之爲不啻相懸萬萬跡其平生文學詞章足以橫駕一世而皆不出以示人獨惓惓於此亦可見其黜華崇實虛車弗庸之意矣今予老而劉子亦非少壯握手都門歛歛道故蓋喜夙昔之期許爲不虛而轉恨有志

之未竟也因書數語歸之劉子其亦可以自慰矣

新編

送劉明府遷任黃巖序

國朝 方葵如

換縣非古也自漢世薛贛君爲馮翊以粟縣之尹賞與
頻陽之薛恭交相易也而交治吏家以爲美談後遂踵
仍之爲地擇人一彼一此如舉棋者之更其所置曰調
繁曰調簡而吾淳邑使君幹齋劉先生三年政成大吏
以爲能顧謂淳邑簡地也酒牛之鼎非可烹雌請徙治
台之黃巖言於

上上曰可於是使君奉檄往雖然淳非簡所也蕞爾國而四
距胥百里而遙高山尋雲深谷無景民生其間亦遂如
驚麋鋌鹿不可捉搦三家村中米鹽瑣碎及豎女子爭
言必直之官以後息者爲勝也而又多游民不士而游
不農而游不工而游不商而游未也亦士而游亦農而
游亦工而游亦商而游叫呼五白相引爲曹家旣蕩盡
故吾不忘於是奸僞起亂獄豐一歲申牒訴倥傯率是
類也田而石者什之三唯山頗饒竹木近乃訖於盜又
加火焉以故多逋租而責上供者率以淳先他邑監州
似火叫譟東西矢來無鄉卽王楊能爲黃金不給也其

爲煩劇雖他皆如是幸而得吾使君以清淨身運霹靂
手以光明眼運智慧劍胥保惠胥教誨夫既循其本矣
乃時剛柔而用之亭午無事清風在門採風者見如淮
陽之臥治則疑以爲簡而淳非簡所也以使君故簡也
今不知淳之以使君故簡轉謂使君之以淳故簡則請
試觀之今使君行矣黃巖之治度必如故操如故操而
黃巖間人有不如淳之吏習而民安者乎吏習民安而
所謂亭午無事者又移而著之黃巖採風者當復謂黃
巖簡乎且夫單父一也非倏繁而倏簡也然巫馬期爲
之則星出星入宓子賤爲之則不下堂而彈琴良庖歲
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則解千牛而刀若新
發於硎豈族庖良庖之悉夫大觚而庖丁獨無族之難
爲哉批郤導窾游刃皆虛唯其人而已矣牛與刀何與
焉故曰淳非簡以使君故簡也然則黃巖何以徙曰此
大吏之妙用也莊生不云乎絲絲乎如祭之有社其無
私福大吏爲

天子得人固將統山諸侯與海諸侯之國而汜布濩之爲是
舉移是姑徙其例而名之曰調繁淳因以得簡稱淳非

新治縣志 卷三
簡所也今使君行矣視黃巖如淳循是以往無之不如
淳者敦歷中外雖三旌之位九州之伯落然都無一事
亦何遽不如淳陳丞相有言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
矣嗚呼其使君志也夫

集虛齋文抄

新建凝秀書院序

國朝 湯 聘

昔子產不毀鄉校文翁作石室以祀先聖先師遂哀然
爲循吏之稱首而俗吏之所務者斤斤於小喜近功以
乘人而鬪其捷而於化民成俗之道則概謝勿爲曰吾
秩卑而地陬治官文書而已餘非吾事也非藉辭於歲

月之難期則諉誣於人心之不古若倡矣而莫或應應
矣而未必速成學士輟苴儒生倚席卽有故址頽基亦
任其淋炙傾圮於遷流代謝之中而不少顧藉夫是以
政教凌夷治卒不能進於古我

國家稽古右學廣勵人才黨庠術序之外新書院以憇生
徒而偏州下邑蕩焉泯焉而無所因藉者郡縣長吏往
往震於創建之匪易而猶憚勿爲則亦未爲知大體而
識治要矣桂林朱君以進士宰新淦簿書旁午應機立
斷大府檄下每有所徵發赴公趨事如嚮之應聲吾意

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無幾何以憂去職走會城來謁手
一編乞序於余則所謂凝秀書院志者余取而讀之然
後知嚮之知朱君猶未至而益歎政教之行爲易易也
夫淦居十水之一而新淦之爲縣昉自漢時名哲挺生
焜耀史乘邑之鄉先生與爲長吏者類皆倡起文學以
樹之風聲故有高峯金川惜陰金水諸書院視他邑爲
獨夥而百餘年來或燬於兵或遷爲祠廟漸滅殆盡卒
無有作而新之者朱君蒞淦之明年繕城隍謹儲積修
廢舉墜與民更始子諒易直吏民相與安之遂以退食

之餘與一二耆儒碩生吟嘯而眺覽慨然於書院之蕪
沒力以經始爲己任於是邑之都人士有醵金而資其
用者有拓地而擴其基者有僱功而董其役者蠶涌鱗
萃惟恐後人下逮恤緯之嫠婦組紉織紝積有贏金一
聞書院之令下亦廓然盡獻其藏而不惜於是繩貫鳩
工庀材曾不踰時而門堦戶庀堂廡庖湑以次告竣飛
甍危棟卓拔森聳據一邑之形勝而蔚爲鉅觀嗚呼何
其旋至而立效也士君子一行作吏苟有志古循吏之
所爲官無卑地無陋也晚近之人心卽迷溺於俗流之

失而勵學興行未嘗不隱繫於懷也然則曩所謂倡矣而莫或應應矣而未必速成者豈古今人之不相若與抑爲長吏者務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不以政教爲先務與觀朱君之事亦可以憬然悟矣朱君有餘愛於淦解組之日百姓走鰭大府夾道而遮畱居數月始克治裝猶殷然以書院爲念後之蒞茲土者董勸生徒循省黌舍踵其事以底於成則玉筍之山紫淦之水涵靈擢秀環列於几席之下以振耀其人文必將有與孔揚陳練諸君子後先輝映者余與朱君均有厚期焉

新編

有竹居詩文集序

國朝楊侃

余爲童子時側觀里中前輩與先君子道義往還指不勝屈而其行誼學業尤可風示來學者則首推菊齋孫先生云每廣庭相聚先生顧余進趨有所啟迪奉教維謹間有古書疑義莫析往而請教先生必詳悉原委不憚煩曲事稍僻遠亦必援引紀載以示故余數十年中心儀而敬重者先生一人而已邑當鼎革變遷兵寇交訌士多以風節讀書爲末務卑者守兔園冊應三年校士需一切古文詞棄置不道時或輕擲管城不省慚作

不習平仄聲韻者十居六七高者或以機巧凌轢里巷
矜詡司牧以爲能又或澳忍奔競務爲柔媚以悅世鄙
道學爲迂闊厭貧求富至不擇地而蹈之於是後生初
學習爲美談則士習之不古若未始非此數人漸染熏
釀之所致也先生抱道自高卓然自立於流俗波靡之
日常閉門課業資館穀以自給不增產以累其智余從
而與令嗣進楚締世交講藝論文殆無虛日知名父之
子錚錚皎皎非無本而能然者至是而先生年躋八十
矣丙戌與計偕丁亥客歙江今年客榕城每以不得常

親杖履爲憾秋八月乃以所著冊稿見示且命一言以
識其槩余受而卒讀之其詩若文之清真古淡不事鉛
華大約與其爲人相類太守孫公毅齋與吾鄉陳君次
沙固已序其端矣而余復何贅惟是余浮沉毀譽無所
樹立先生獨不以余爲不肖頻於晉接議論間惓惓以
行誼學業相勸勉而數十年心儀敬重之私因茲集表
而出之使吾輩有志古人之學之行者皆知以先生爲
正鵠而凡後之讀其詩若文者有以廉頑立懦則挽回
吾鄉習尚之功大矣是爲序

舊志

菊齋孫先生詩序

國朝 陳希獻

菊齋孫先生今之古人也宏才碩學行方而守固廩於庠甫五十卽絕意進取一室蕭然彈琴賦詩有蔬水曲肱浮雲富貴之思焉居常無他嗜好唯以著述自娛有網鑿要錄古詩炙異菊齋閒居本草撮要遊其門者沐其春華飽其秋實如歐陽靜夫胡士玉周鶴文周君則周鄭再王寧遠劉仙貺輩或貢入國學或舉於鄉其餘俱經明行修未易僕數邑俟存庵吳公嘉其德劭年高禮請鄉飲又請主義學先生皆避不就吳公稱之曰孫

菊齋恬淡寡營脫然於聲利之場一介不苟可以風世同時柴桑文靖廬亦序先生之爲人剛毅直亮望之有松柏之標侶明復其爲文也蕭散幽峭見之於筆墨之外如孫樵合兩公之言觀之則先生之文行可想見矣獨是余之得接芝脣也家先兩伯兄與先生幼同學長同庠蓋通家世誼也又余昔與長公進野文酒過從抑亦有年今先生年八十余少先生十五年先生不以小友視余余好有韻之學每繕寫進質先生喜聲氣之有合也與商確古今討論原委自漢魏以上三唐以下辨

其家數別其風尚與夫摹擬變化淺深離合指摘無遺
然後知登風雅之堂繩屢代之緒者非先生其誰歸余
得聞所未聞乃竊其緒論私以自淑先生往往引余倡
和於長林豐草山巔水涯之間以共快其胸中之所有
一筇兩屐殆不知人間有勢位之榮昨過訪先生坐有
竹圍手披一編余曰此何書先生曰吾詩稿也子盍爲
我刪而序之余曰然是不可以不序因爲之次其大端
至於詩文之幽邃彝曠則前序詳之矣余又奚刪而可
以文字之末概其生平也哉

有竹圍集

雲樵詩集序

國朝 孫之鳳

陳君次沙淦邑世家子也其先春庵公登有明永樂戊
戌進士官至御史衣冠繩繩不替至次沙爲御史七世
孫髻鬣攻舉子業父早世母老家貧罕兄弟棄儒業畊
以給親養胸次浩然不同流俗獵經漁史情無所寄惟
以詩歌自娛余初未知其能詩也後同余兒任萃尋山
玩水極登臨之趣爲瀟灑出塵之音然後知次沙之於
世夷然不屑非徒澹泊是甘情無所寄者比也余嘗思
古今賢士非出則處其出也不具論而其處也雖貌若

不勝衣庸人賤夫之所不驚而其中負磊落之奇卽偉人傑士亦有不能測識者蓋深於所負者必深有以自晦人固不可以淺窺也次沙隱居石溪之上出則與農人調笑入則與稚子歡呼自號雲樵子非行歌負薪而樵蓋假樵之名以自匿而人不得知也爲詩幽邃恬暢以閒遠爲宗所與交皆風雅士而混跡儔輩中又孰知爲雞羣鶴哉今吳侯存庵刊其稿以流布遠近誠知斯人斯言之可風欲其專一心思不以貧賤易其守則辭之高妙更不知其何如矣展閱神怡書以竢之

有竹園集

扳轅圖序

國朝 陳希獻

扳轅者何詩有之皎皎白駒繫之維之之遺意也曷爲乎圖之左氏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之所由來也曷爲乎序之序緒也言其善敘事理若絲之引緒子夏之序詩是也邑侯馬公治淦及瓜而期代矣凡七鄉之民扳轅畱之而不得則相與粉繪爲圖以寫其父母子民畱連顧復之情其耆老思得一言以弁其端屬余序余喟然曰嗟乎非我侯德澤之深慈愛之篤何以得此於民哉淇澳之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信乎

其不諛也適有客在坐客語余曰某與馬公同里知公
深公金臺碩彥經術學行見推於時工詩得淵明之適
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賦歸來菊松三徑啣觴吟咏以
樂其志馬公其庶幾乎嗚呼淵明豈無所爲而爲之者
哉侯之人品詩格雖與淵明相近然其所設施本以天
下爲己任惜用之或不盡其才耳其仕與不仕一聽之
天而不叅以人予嘉侯之能治吾淦又重以吾父老子
弟之不忘吾侯也其秉夷之攸好親上之公心不以父
母之去畱爲毀譽而以仁暴爲從違君子以是爲近於
古也故復悠然而喜而概序其此日之民之去思有如
此者於是再爲之歌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又歌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侯其少畱乎否
也

次沙文抄

凝秀書院序

廖峻

宋昉古庠序之制國學而外郡縣皆立學今猶仍之然
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焉書院則所以廣學也肄業有地
講學有人膏火有資教養兼至則學易成學成而散之
四方則教易廣故其法最善而行之者歷久而不可易

吾淦書院如高峯金川惜陰金水先後數百年廢者廢
改者改無過問者邑侯朱公獨慨然曰學校衰人文弗
振有司恥也當力興之爰諏於眾醵費鳩工任峻董其
役數月告成邑人士相謂曰吾淦久不覩此舉今而後
必有興起於文章道德之途者吾輩拜侯賜矣峻既托
帡幪能不誦揚德澤乎且夫父兄之於子弟也遺以飽
煖尤必冀其成立德業不修則憂焉文章不工則亦憂
焉是故延名師嚴訓課周謀長慮無所不至昔文翁治
蜀以刀錢布帛遺子弟受學京師其德化至今不衰子

產治鄭與人誦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故稱古之遺愛
夫不以士待士直以子弟待士侯殆與古人比烈矣吾
江右理學之盛開於紫陽歷數百年猶稱鹿洞其流風
未歇也侯之家學淵源固有自來豈惟是區區於詞章
科舉而已哉將望以昌明理學羽翼聖賢立之坊表使
四方之士蒸蒸向風學建而道明道明而世治師無異教
人無異學化行於上俗美於下唐虞三代之隆於今爲
烈也邑人士其共體此意以無負侯之所以子弟我者
謹書之以爲序

金川書院志

...

...

...

...

...

...

...

...

...

